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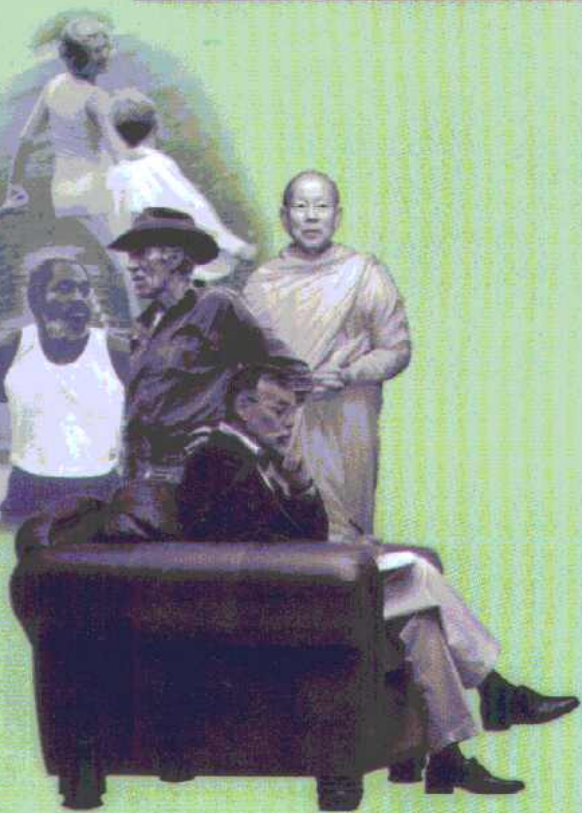
我们走过二十世纪丛书

涡流

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

WOLIU

程人乾
等/著



5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我们走过 20 世纪

涡 流

——20 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

程人乾 等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涡流：20 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程人乾等著．—北京：
西苑出版社，1999. 7

(我们走过 20 世纪)

ISBN 7-80108-246-X

I. 涡… II. 程… III. 民族主义—研究—现代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4793 号

涡流——20 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

著 者 程人乾 等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7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话 68173419 传真 68173417

印 刷 山东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125

印 数 1—6000 册 字数 217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246-X/D·60

定价：19. 6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卷首语 民族主义与 20 世纪

20 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是人类社会在艰难曲折的前进运动中取得空前进步和辉煌成就的世纪，也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历史完成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纪。在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各种社会力量纷纷登场，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支力量同台角逐，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发生了众多举世震惊的历史事件。历史进程表明，民族主义是塑造 20 世纪世界面貌的主要因素之一。值此世纪之交，旧世纪的身影正悄然隐退、新世纪的脚步已清晰可闻，让我们回眸刚刚走过的 20 世纪，重新审视几度冲击和改变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汐吧！

一、源头与流程——跌宕轨迹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理念和原则，又是一场实践和运动。一般地说，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近代民族这个特殊的人类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并为谋求民族权益，包括生存、平等、独立、发展等权益服务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更具体地说，民族主义是历史上形成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归属、忠诚的一种强烈情感和持久意识；是强调本民

族的特性和传统,维护本民族权益,处理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的行动准则与价值观念;也是实现民族要求的实践和运动。自从近代民族国家成批涌现以来,民族主义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为活跃、最为持久的因素之一,也是决定诸多民族、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竞争、合作或冲突的纽带和桥梁!

民族主义果真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吗?

近代民族主义犹似一条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的、奔腾呼啸的江河,源远流长,跌宕起伏。让我们溯流而上,对它的源头和流程,即它的轨迹作一番简要的回顾与探索吧。

民族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历了 300 余年的历史沧桑。民族主义发端于 17、18 世纪西欧北美第一批民族国家创建之际,鼎盛和扩散于 19 世纪的欧洲,蜕变和分化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以及亚、非、拉美开始民族觉醒之时,全方位多元化发展于 20 世纪。

民族主义从它出世至 19 世纪末,根据其性质和内容的演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1. 民族主义在欧美的兴起和鼎盛

第一阶段是以 17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肇始于首批近代民族国家的创建,直到 19 世纪中叶,这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和北美蓬勃兴起、广为传播和走向鼎盛的时期。

英国是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并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也是民族主义的最初发源地。紧随其后,法国和西欧诸国也掀起了浪涛起伏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在

这些国家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近代工业的兴起，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和形成，国家成了民众效忠的对象，民众越来越清晰感觉到他们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影响下的人民群众强烈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割据，反对神权统治，反对民族压迫；普遍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独立自主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以顺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需要。由此可知，思想上的从神权统治下的解放，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需的主权独立和统一的国家政权，统一的国内市场，是推动资产阶级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大力倡导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初始动力。反过来，忠诚于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也为民族国家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有力保证。例如，18世纪末叶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把法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激情推向了高潮，正是在为捍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公民们粉碎了整个封建欧洲对法国革命的围剿，而且把民族主义思潮传播到周边地区。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进程中，在民族主义的感召和激励下，西欧出现了又一批以民族为基础的独立国家。稍前，在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北美大陆上，爆发了反对外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这样，到19世纪前期，民族主义在西欧和北美取得了辉煌胜利，并为传播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中期，欧洲又一次燃起了民族主义的烽火。1848年，处于几个多民族帝国控制下的中欧、东欧和南欧地区民众，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掀起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民

族民主革命。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消灭封建专制是他们的斗争目标。尽管这场革命因遭到“欧洲宪兵”沙皇俄国的残暴镇压而被扑灭了，但它有力地唤起了各民族的觉醒，加速了这些国家民族形成的过程，为后来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尤其是为 60—70 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大利的统一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标志着民族主义原则已在西欧和中欧全面获胜。这样，到 19 世纪 70 年代，除东欧和南欧一部分地区外，民族主义在欧洲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2. 欧美民族主义的蜕变与亚非拉美民族主义的萌发

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中后期到 20 世纪初。这是欧美民族主义发生蜕变并大肆向外扩张的时期，也是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开始萌发并与前者剧烈碰撞的时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进展，欧洲列强和美国原有的民族国家内部狭小的市场容纳不下急速膨胀的生产力。于是，它们竞相走上了以武力拓展国际市场和争夺原材料的道路，通过扩张和征服奴役众多弱小和落后国家，使亚洲、非洲、拉美的广大地区逐步沦为殖民地和附属国，成为它们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和原材料的输入地。正是在扩展国外市场和侵占别国领土的过程中，欧美列强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民族利益的进步性，一步步蜕变为维护统治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广大公众一往情深的民族主义情结，以民族化身自居，标榜以他们为代表的本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打着为本民族“谋福

利”旗号，并以“传播文明”为幌子，进行野蛮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以侵害其他民族利益为代价，在各大洲狼奔豕突，鲸吞蚕食，对整个世界进行瓜分，建立起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由此可知，从基本内核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殖民主义就是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产物。

与此同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和国家，异族的入侵、掠夺和奴役，使当地土著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深沉的民族苦难和屈辱，刺激了民族觉醒和反抗斗争的出现，引发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欧美殖民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优势，席卷和吞噬了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领土，正是在此背景下，早在19世纪，拉美在如火如荼的独立战争的烈焰中催生了第一批民族独立国家，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大陆出现了波涛起伏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可以说，方兴未艾的亚非拉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性或防卫性的民族主义，是对欧美列强侵略性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应或反抗，其主导成分是抗击异族武力入侵、领土侵占、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维护或争取民族主权和独立，是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剧烈碰撞的产物。从两者的特征而言，欧洲民族主义主要是强调自己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语言、文化或种族特征，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并进而伺机向外扩张。亚非拉民族主义除强调自己历史文化传统或民族特征外，在与殖民主义抗争中特别珍视维护民族尊严，强烈谋求民族生存、平等、独立和发展的权利。由于当时严酷的历史环境的制约，刚刚破土而出的亚非拉民族主义尚很稚嫩，处于欧美列强民族主义、殖民主

义、帝国主义以及本国封建主义的多重压制之下，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也还不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真正产物，因此还没有足够力量掌握本民族的命运。

惟一例外的是日本。19 世纪中叶，日本被西方列强撞开国门以后，也曾经历过短暂的彷徨。但到了 60 年代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厉行改革，开始了富国强兵、“脱亚入欧”、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随后，恶性膨胀的日本民族主义走上了与欧美列强争霸东亚的危险道路。

二、潮涨与潮落——重塑寰球

进入 20 世纪以来，民族主义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广阔范围内向普遍化方向迅猛扩展，向多元化层次分化演变的时期；也是帝国主义从鼎盛趋于没落、殖民主义从扩展走向崩溃的时期，更是亚非拉民族主义向纵深发展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

如同大海的潮汐受月球与地球运动的引力而发生潮涨与潮落一样，20 世纪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受国内外历史环境和力量对比的制约而呈现出了不同的流向和力度。从总体上看，20 世纪的世界出现过三次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国际秩序，重塑了寰球面貌。

1. 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

20 世纪的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掀起于世纪初至 30 年代。这次浪潮由东、西方两个部分共同组成。

在西边的欧洲，民族主义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

在东欧和东南欧,在民族主义的鼓舞下,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到20世纪初,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已先后获得独立,但斯拉夫民族西方支系和南方支系的大部分仍未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该地区是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残暴统治和相互角逐的地盘,民族关系本来就十分错综复杂,加上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插手干预,使巴尔干地区成了“欧洲的火药桶,”1912年和1913年因领土争端接连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使欧洲列强之间处于剑拔弩张和势不两立的态势。

1914年8月,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青年刺杀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为导火索,德奥和法俄为首的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以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为借口,以“保卫祖国”为号召,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而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血战。大战使帝国主义列强遭到了两败俱伤的惩罚。欧洲中东部原有的四大帝国垮台。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在帝国的废墟出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一系列独立或重建的民族国家。至此,民族主义在整个欧洲基本上取得了全面胜利。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19—1939),欧洲的民族主义由于国情和利益的差异,产生了严重分化和重新组合,大体上可分区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英、法为代表,它们除了竭力维护和固守原有的民族利益和殖民利益以外,还要紧紧抓住一战后作为战胜国获得的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利益不放。30年代,当迅速崛起的德、意法西斯以咄咄逼人之势疯狂推行民族扩张主义之时,英、法退而推行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弱小民族利益为

代价，避战求和，以保全既得利益，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没有求得所希冀的“一代人的和平”，反而在二战初期蒙受了惨重损失。第二类民族主义以德国和意大利为典型，这是一种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的、最为反动的民族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内涵，但其核心内容无疑是进攻型的民族扩张主义——血腥的种族主义。对此，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再作介绍。第三种类型是东欧和东南欧众多中小国家的民族主义。这些在世纪之交和一战后刚独立建国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于国力的薄弱、内部纷争和少数民族问题，是英法与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弱肉强食、角逐争夺的对象，其民族主义深受压抑，为争生存、保独立而苦苦挣扎，成为绥靖与出卖的对象，无法主宰其民族命运，最后被绑缚在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战车上而拖入大战的漩涡，付出了惨重的民族牺牲代价。在反对法西斯民族屠杀和虐杀的地下抵抗运动和武装斗争中，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力量经历了严酷考验而发展壮大，为战后国家的重建和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亚非拉美的民族主义走过了与欧洲民族主义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以 1900 年爆发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为发端，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率先发难，高举义旗，奋起抗暴，力图挽救民族危亡。随着这些地区民族苦难的日益深重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起步，民族觉醒日益增强。在民族忧患意识推动下，一批先进分子揭竿而起，企图通过民主改革乃至革命，以救亡图存，谋求民族的生存、自决、平等和发展。伊朗、印度、中国先后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至30年代,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广泛兴起,汇集成一支冲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巨大力量。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无暇他顾,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控制和压制,使后者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有了扩大,这两个新兴阶级成员成长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奠基于民族经济成长基础上的民族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民族主义成了亚非拉人民进行反帝反殖斗争的有力武器。一战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其广度和深度与此前有了很大进展。从广度上说,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如东亚的中国,南亚的印度,西亚的土耳其,北非的埃及,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墨西哥;不仅规模大,范围广,而且反抗的力度强,有的甚至采取了革命战争的激烈形式,如中国的北伐战争、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革命战争、埃及的三月起义、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抗美游击战争。从深度上说,由于工人队伍的壮大和觉悟的提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更为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运动的领导阶级突破了原先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包括开明的王公贵族、部落酋长的范围,无产阶级开始站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列,甚至有些国家,如中国、朝鲜、越南出现了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直接领导民族运动的局面,并且与苏联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呼应与配合,形成了一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相抗衡的新兴力量。但从整个力量对比态势而言,亚非拉民族主义仍处于守势地位。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制下,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虽频

频受挫，但顽强不屈，犹似地火运行，岩浆奔突，正在积聚力量，伺机喷薄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从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走过了一条与亚非拉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于沙俄与法国、德国联手干涉，迫使其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而耿耿于怀，认为是“奇耻大辱”，决心与俄国火并，争霸东亚。在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作为亚洲新兴小国的日本，竟然打败了欧洲陆军强国俄国，作为黄种人竟然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人，当时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激励了亚洲的民族主义。但日本人却得意忘形，进而把日本民族主义推向极端，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大和魂”，竭力渲染“大和民族”的“开拓精神”，即殖民精神，变本加厉对外扩张，还假惺惺地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即扬言要把亚洲人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东亚新秩序”，实际上是妄图独霸亚洲。此后，日本民族主义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歧路，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也使日本民族付出了惨重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即蜕化为法西斯主义的德日意“轴心国”集团发动的。二战的结局不仅宣告了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覆灭，而且使 18 世纪以来欧洲列强以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为驱动力，主宰全球的国际旧秩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也使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力量在严酷的大战烈火中得到考验和锻炼，进而拔地而起，茁壮成长，参与了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

2. 第二次民族主义大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70年代初,迎来了本世纪的第二次民族主义大潮。民族主义的滔天巨浪以雷霆万钧之势彻底冲垮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堤坝,使整个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变,民族主义本身也呈现出多元多线的发展态势。

首先,从亚非拉广大地区来说,随着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力量的衰落,尤其是这些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逐步转化,使亚非拉的民族主义获得了新的驱动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并产生了质的飞跃。与此相适应,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已从战略上的守势转折为战略上的攻势。具体表现为: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泛而迅猛的发展,以摧枯拉朽之势挣脱了殖民枷锁的多达10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有的还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至7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历史潮流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彻底埋葬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已发展成为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体系鼎足而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体系,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第三支基本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仍是发展中国家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第一,斗争方式已从个别斗争转化为联合斗争。亚非拉国家在其赢得民族独立前后通过斗争实践普遍认识到,面对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只有团结合作,共同斗争,才能更有效地争取独立和巩固独立。从50年代亚非会议的召开,到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稍后“77

国集团”的出现和壮大,都反映了亚非拉国家为维护民族利益而进行联合斗争的共同愿望和历史趋势。第二,斗争内容已从争取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转化为主要是争取经济独立权和发展权。由于殖民主义长期统治的恶果,以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经济仍然相当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面对国际垄断资本对生产、贸易、金融、市场的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正转化为经济民族主义,即大力发展和壮大民族经济,维护本国正当的民族权益,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限制国际垄断资本对本国的控制和剥削,实现经济完全独立,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争取建立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第三,亚非拉民族主义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趋势是地区民族主义的出现。战后至 70 年代,在拉美和东亚,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们的民族主义从一国转化为地区民族主义,即相邻的一些国家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进行不同程度的、超越国界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实行地区性保护政策,维护成员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向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协调化的方向迈进,有的还建立了共同市场,以集体民族主义的方式共同捍卫本地区各国的主权和利益。这对于限制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保护地区各国的主权和利益、限制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保持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增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稳定程度,都起了重要作用。亚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第四,亚非拉民族主义在上述各种团结合作趋势正在得到加

强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诸如领土争端、宗教和教派冲突、民族和种族纠纷、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距、现实利益的不同、外来势力的插手、一些民族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上升趋势。

其次，从欧洲民族主义来说，战后以来，随着欧洲的衰落，它丧失了对世界的支配地位和沦为美苏争夺和监控的主要对象，处于东西分裂状态。与此相应，欧洲的民族主义也由盛转衰，处于受扼制和被压抑状态。在美苏对峙并分别控制西欧和东欧的战略态势下，东西欧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就相似性来说，东西欧各国都以近似的方式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民族主义，展开了波涛起伏的反控制、反干涉斗争。例如在西欧，5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戴高乐主义，强烈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走法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军事上的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和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等。随后，西德违背美国的意愿，提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缓解两个德国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并付诸实施。在东欧，早在40年代末，南斯拉夫率先反对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要求走符合民族特点和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随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提出了类似要求。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干预下，酿成了一系列后果深重的事件和冲突，造成了东欧离心倾向的加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趋于崩溃。就差异性来说，东西欧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走着各自有别的发展道路，而且其发展趋势也迥然相异。战后西欧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现象

是走向地区民族主义。战后以来，以法、德两大民族消除数百年来积淀起来的民族隔阂和世仇，实现历史性的民族和解为契机，以法、德为核心，以逐步发展起来的欧洲共同体为载体，西欧各国减弱了各自民族主义情绪，稳步走上了联合民族主义，即地区民族主义的道路，进而把地区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相结合，把经济一体化作为政治一体化的过渡形式，并取得了长足进展。与此相左，东欧诸国则由于历史上的积怨太深，又有众多现实利益冲突，加上国内外复杂的民族混居，使彼此之间裂痕扩大了，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呈现出离散的征兆，尽管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干预而维持着脆弱的、表面的和睦和平静。

3. 第三次民族主义高潮

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本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

由于一系列因素的诱导，诸如制衡民族矛盾的冷战机制的崩溃、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形成的冲击、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统治阶级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历史积怨等，从而使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狂飙突起，犹如决堤的怒潮席卷全球，如同喷发的火山改铸世界，不仅催生了一批新国家，改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而且酿成了许多新的民族纷争和冲突，带来了诸多民族、国家、地区的动荡不安和重新分化组合，使世界格局为之剧变。当前，尘埃尚未落定，事态仍在发展。

民族主义在当代的重新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紫记和困